



FOREIGN
LITERATURE

外国文学

中文核心期刊 CSSCI源刊

2008.5



- 肖明翰 从古英诗《创世记》对《圣经·创世记》的改写
看日耳曼传统的影响
- 程虹 永恒的瞬间——自然文学中的记忆
- 范捷平 论耶利内克与瓦尔泽的文学主体观
- 程倩 守望自我：叙事主体意识的变幻

外国文学

小说

- 方 红 琼·莱利与无所归依的黑人女性移民 3
〔英〕琼·莱利 无所归依(节译) 方 红译 9

- 由 权 不仅仅是游戏:艾什诺兹与《弹钢琴》 15
〔法〕让·艾什诺兹 弹钢琴(节译) 由 权译 22

诗歌

- 梅申友 评米沃什诗集《二度空间》 27
〔波兰〕切·米沃什 诗八首 梅申友译 33

评论

- 程 虹 永恒的瞬间——自然文学中的记忆 37
范捷平 论耶利内克与瓦尔泽的文学主体观 43
周 烈 《日子》——记忆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49
高 奋 论伍尔夫《海浪》中的生命写作 56

理论

- 程 倩 守望自我:叙事主体意识的变幻 65

文化研究

- 梁 工 论圣经的文学经典品质 74

肖明翰	从古英诗《创世记》对《圣经·创世记》的改写 看日耳曼传统的影响	80
邱永旭	历史与信仰的福音书叙事	90
张欣	欧洲初期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基督教印迹	94
邹广胜	论女性主义解读《圣经》的新视角	101
方亚中	依利加雷的女性言说与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	108

书评

王刚	评奈保尔新作《作家周围的人》	114
----	----------------	-----

谈艺录

刘辛民	重读/观《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 ——兼论人地亲和与人文生态批评	120
-----	-------------------------------------	-----

美术

章容	意大利画家格瓦拉	125
[意]格瓦拉	港口(封面)	

主 编 胡文仲

副主编 姜红 马海良

编辑部主任 李铁

编 委 卫茂平 马海良 王炳钧 王逢振
乐黛云 申丹 刘文飞 刘意青
米勒 (J. Hillis Miller) 许钧
何其莘 张中载 张建华 张隆溪
李德恩 沈大力 陆建德 陈众议
周烈 金莉 姜红 胡文仲
洛克 (Werner Röcke) 赵一凡
斯皮瓦克 (G. C. Spivak) 韩瑞祥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谭晶华

主管单位 教育部

主办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

编辑者 《外国文学》编辑部
邮政编码 100089

电子邮箱 wgwx@bfsu.edu.cn

出版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市场部电话 (010)88819828/9842/9866/9875

传 真 (010)88819419

印刷者 北京联华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本期责任编辑 马文香

版式/美术 吕小满

俄耳甫斯的绝响

——评米沃什诗集《二度空间》

梅申友

内容提要:《二度空间》是米沃什的遗作,甫一发表即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在这本诗集中,诗人追忆历史,缅怀亡人,向往天堂,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对民族以至人类命运的关注。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坦陈自身的缺陷,尤其是在面对宗教问题时产生的困惑,显示出大诗人的气度和胸怀。米沃什无愧于“俄耳甫斯”的美誉。

关键词: 天堂 宗教 死亡 人类 俄耳甫斯

中图分类号: I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8)05-0027-06

2004年8月14日,米沃什逝世于克拉科夫。两个月后,诗集《二度空间》出版。在这本遗著里,他所关注的内容似乎并无多少新意:追忆历史,缅怀亡人,留恋人世,质询上帝。然而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老诗人在以往主题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开掘。不仅如此,就表现形式而言又有新的突破。诗歌,不仅是说什么的问题,还是怎样说的问题。诚如他早年所言,他“总是在渴求寻得更为宽广的表现方式”,真可谓椽笔淋漓,老当益壮。

诗集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由二十八首各自独立的短诗组成,包括诗人对于天堂的畅想、亡友的悼念和一些即兴随感的箴言语录。第二部分是一个戏剧独白,由十一个片段组成,揭示了一个神父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从神父恳切的忏悔中,多多少少能看到诗人自己的影子。第三部分是集中阐释诗人神学观点的组诗,篇幅最长,汇集了众多语调,崇敬与讥讽、忏悔与责问,各种语气并置

纠结。第四部分是一篇微型传记,展现了一位诗歌前辈的生活侧影和精神面貌。最后一部分是一篇基于希腊神话的长诗,悼念自己的亡妻,描写和抒情并举,感情饱而不溢,语调悲而不伤。

当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米沃什那样多产。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时他已入古稀之年,可此后他仍然笔耕不辍,创作力未见衰退。在稍前出版的《诗合集》中,1980年之前的作品还不到全书的一半。他写得勤,几乎每隔三四年就有新的作品问世,或诗集,或散文,或译文,作品之间构成了彼此相互解读的文本网络。尽管英文娴熟,可出于对母语的忠诚,他毕生都坚持用波兰语写作。不过,令诗人深感欣慰的是,他众多的诗歌作品都有精良的英文译本。很多读者也许都会同意弗罗斯特的说法,“诗是一经翻译就消失的东西”。不过米沃什的英译本似乎是个例外。这要归功于美国前任桂冠诗人汉斯·品斯基等名家的努力,其流畅的语言、精确的意象和

悦耳的节奏让人很难相信那是从波兰文转译过来的,以致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好诗,经翻译大家之手,依旧能保持它原有的价值。退一步说,纵然诗歌的质地在转移的过程中有所损失,米沃什原作思想的魅力依然能够留存。布罗茨基早就说过:“即使将他诗歌风格上的光彩剥尽,只留下主题,我们也会发现呈现于眼前的是一颗严峻酷烈的心灵。”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米沃什的诗不会对读者造成太大的障碍。他的语言大多自然明澈,有古典之余韵,这跟现代诗坛曾经流行一时的晦涩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现代诗歌中炫技和故作深奥的倾向,他曾有一番精彩的表述:

难以理解的诗行和有违语法的词句令我们胆怯,无法欣赏;可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诗歌和绘画最终却成为稀世的艺术品,这就是世人感到怯惧的原因。就我而言,我只想说“我不懂”。我不必在乎某一个诗人在文学“证券交易所”上的排名。他不是在我说话,他没让我看明白,他让我心烦。就这么简单。我没有时间去深入挖掘。我想晦涩可以分成很多层次,只是我的口味比较精细。很多诗因为晦涩而被我拒之一旁,我并未因此受到伤害(尽管有些微妙)。我们的诗人身份,让我们不敢大声承认如此简单的标准,以致让普通读者也失去了勇气。(Milosz, 1994: 112)

在这里,他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就诗歌的语言而言,他务求明晰,即便在讨论沉重的历史经验和严肃的神学问题时,他也很少使用奇谲的象征或繁杂的隐喻。令人称奇的是,他的语言并没有因此流于平庸板滞,而是在平实与修辞、隐射与陈述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作为大诗人,他却很少谈论诗歌的技艺。这并不是说他不理睬诗歌的内部构造,而是在他看来,诗歌的节奏、意象或隐喻这些问题是不言自明的。他不喜欢纯粹从审美的角度去评析诗歌,对此读者不难寻得其中的缘由:比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诗歌的内容。因此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就不能单单采用新批

评的那套方法,而是要联系诗歌创作的背景,还有他独有的人生经历。

米沃什的早期诗作,重在揭露战争的残酷、强权的野蛮和文明的解体,说理的成分较多,如《符咒》的开头:“人类的理性是美丽的,不可战胜。/在铁窗、带刺的铁丝网、捣烂的纸浆/和流放的审判面前,战无不胜。/它在语言中确立了普世的观念,/牵着我们的手,去/大写真理与正义,/小写谎言与压迫。”音节铿锵,语气坚定,不容辩驳。在后期的诗作中,诗人关注的焦点有所转移,将目光投向了己年少的岁月和人类不可探究的原初,为个人、也为人类寻找可供栖息的精神家园。字句间充溢的是诗人对生命个体的赞美和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争辩训诫的语气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发自肺腑的吟唱和对形而上的沉思。这在诗集《二度空间》中有很好的体现。

米沃什不喜欢在诗歌中掺入过多的传记因素,不过从这本诗集的字里行间,还是能瞥见诗人在进入耄耋之年后的老迈和孤独。“身体不听我的使唤。平直的路上,/我一路蹒跚。费力攀楼。/自我挖苦。笑这身/松垮的皮肉,连拖带拽的双脚,昏花的眼睛。/一切年老的参数。”(《新时代》)年事已高,死亡的念头如影随形,“生是暧昧,唯死确实。”(《同窗》)可对于死亡,诗人似乎并没有多少恐惧,让他挂心的是百年以后的居所:“天庭是何等宽广!/踏着空中的梯阶,向上攀援。/白云之上,悬浮着天堂的花园。”诗句就出自诗集第一首诗《二度空间》,在诗中诗人喟叹天堂的消失,融描写、议论与吁求于一体,情真辞切,确立了整部诗集的宗教色彩。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天堂早已坍塌,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宇宙。然而,米沃什觉得自己是个例外:“没有哪儿适合我住。除了天堂。/这是先天的不适,与生俱来。”(《不适》)这不是独立特行的偏执,也不是不识时务的愚昧,而是深入骨髓的信仰。他从小就浸淫在天主教氛围浓厚的环境里,宗教在无形之

中构成了他想象的背景,俯仰之间,天堂和地狱的形象都在他眼前浮现。尽管后来的学校教育让他窥见了传统信仰中的诸多破绽,但他并没有将信仰完全抛弃。的确,人世间存在着侵略、杀戮和暴政,可据此就能得出上帝并不存在的结论了吗?假如是因为宇宙间存在着一个跟上帝作对的魔鬼,从而阻挠了上帝的援助之手呢?如果是因为人类罪孽深重,该遭此罚呢?当然这些只是诗人的猜测,他自己也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宇宙间“恶”的起源始终是一个参不透的谜,不管怎样,人类不能断然否定神的存在。就算是上帝真的死了,人类并不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幸福。科技图腾、实用主义的盛行,给人们带来的是传统价值的丧失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对此,米沃什曾不无痛心指出:

在我生活的年代,人们的想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堂和地狱消失了,死后复生的信念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人与动物间的界限曾经是那么分明,然而在进化论的冲击下,变得不再明确;绝对的真理丧失了曾经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帝管辖下的历史,看上去像是在盲目的势力间拉开的战场。从奥里根和奥古斯到托马斯·阿奎那,再到纽曼主教——两千年成就了一座教义和信条的大厦:人类心灵和双手创造的每一件作品,都包蕴于一个参考系当中。如今,无家可归的年代开始了。这怎能教我不想?(Milosz. 2001: 329—30)

后工业社会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反映了人类的自大。面对鲜活的生命,某些科技至上者表现出罕有的冷静:“将老鼠隔离,分笼而装;将同类隔离、毒死,一笔勾销,声称是‘基因减少’。”(《科学家》)读者不要把米沃什误解为反对科学的保守主义者。他相信科技的力量,主张在不丧失尊严的前提下,人类可以尽情发挥自身的智慧,探索宇宙的奥秘。然而,探索不是觊觎,不是征服,更不是颠覆。在伟大的造物主面前,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提倡一种人文的理性。恭

敬而又不失尊严,这是人类应有的姿态。正因为此,他才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心里话,我什么都不懂。”(《神学论文》)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拜伦式的狂语,取而代之的是谦卑和恭顺。这不是尊严扫地的丧气话,而是在无涯的宇宙秩序面前人类对自身能力的清醒估计。诗人之所以对宗教心向往之,是因为他要让自己的精神生活有所凭依,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虚无和颓废。“一朝为天主教徒,终究是天主教徒。”面对人生的无奈,他只能如此自嘲。在宗教信仰崩溃的年代,他我行我素:“宗教令我敬重,因为在这个苦难的大地上,它是一支葬曲,一首抚慰之歌。”(《不适》)

但如果据此就把米沃什当成一个虔诚的教徒,那就将一个复杂的诗人简单化了。米沃什不是那种人云亦云、肤浅跟风的信徒,也不是一个虚伪狡辩、专事蒙蔽信徒的教士。他是忠于内心、不断追问的思考者。与其说他是教徒,不如说他是那个有着强烈宗教情怀的人。他一面说“不管怎样,我发现适合自己的是一种怀疑论的哲学”,不一会儿又改口:“我不停地念叨‘相信上帝’,可心里清楚/自己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冷待本性》)米沃什的神学思想复杂盘结,除受天主教影响外,他对摩尼教、佛教,尤其是以斯威登伯格、伯曼和布莱克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思想都很有研究。在《乌尔洛的土地》一书中,诗人对自己的精神谱系做了详细的梳理和阐述。他踌躇不决的思想曾引起不少人的疑问,对于个中缘由,他自己也不胜茫然:

评论家一直想弄清一个问题:我诗歌中的那些矛盾的源头是什么?我的散文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我可以给他们一些提示:我身兼几个人的特点,我想压制它们,可终归徒劳。我不想如此多变,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我个性的方方面面是难以协调的。

诗人的困惑不是有意为之的做秀,而是内心矛盾的自然流露。在波兰这样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身为大诗人的米沃什也许会

被看成是信仰上的楷模。然而,他却坦言自己信念不坚定,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当他看到无数的信徒坚持做弥撒、听布道、购圣物时,他不禁要问:在这些善男信女中,有多少人对上帝的信仰不曾有过片刻的动摇呢?说不准他们身在教堂,心里想的却是“朱莉娅的奶子,一头大象/黄油的价格,或新几内亚”。(《神学论文》)他们内心游移,可嘴上却羞于或怯于承认。诗人并没有将此指斥为虚伪,他知道自己不够这个资格。将心比心,他自己参与宗教仪式,也并非出于虔心,只是渴望从集体的仪礼中获得一种安全感罢了:“可身处祈祷的人群中间,我感到温暖。/只因他们有信仰,让我相信/他们的存在——这些让人无法理解的生灵。”(《神学论文》)

此时,作为训诫者的角色不见了。他谦恭地将自己降格为一名与众人无异的普通人。对自己内心的犹豫他供认不讳:“今天我相信,明天我不信。”“我不是、也不想拥有真理。/在异端的外围徘徊,这也许适合于我。”(《神学论文》)怀疑也许是人的本性,难能可贵的是,在灵魂的审判席上有气量将内心的怀疑和盘托出,这或许比不假思索的盲信更为可贵,尽管这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米沃什放下诗人的姿态,没有以圣人自居,在袒露自己的同时,他一定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此一来,他的诗就不是只关乎小我的感受,而是能与无数的心灵发生碰撞感应。在早年的诗歌《献辞》中他曾说:“不去拯救民族和世人的诗歌,算是什么诗歌?”当众多诗人逃遁到小我的狭窄天地里去编造梦幻的神话时,他却乐于走向大众,甘心为无数的信仰动摇者立言。这不是迎合,而是认同和理解。他的诗不是惬意的消遣,而是为众生立言。这让他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愫,让人读后感觉温暖。他如此劝勉世人:“倘若上帝不存在,/世人不能因此而为所欲为,/仍然要保护他的兄弟,/不能说‘上帝不存在’,/徒令他们生悲。”(《倘若上帝不存在》)

身为凡夫俗子,人总是有弱点的,总有七情六欲。对于异性的渴望和健康的性爱,人类不但不必以此为耻,反而应该予以赞美。在米沃什眼里,世俗性爱是通往上帝之爱的必经之路:“裸身的女人与裸身的男人遇合, / 在彼此身上获得圆满。/ 凡性, 甚或是神性——/ 两者间也许没有差别。”(《在克拉科夫》)他对圣经中的《雅歌》极为喜爱,曾将它译成波兰文,唯愿更多的人能从中感受古老爱情的激情和甜蜜。爱情,谁不心向往之?然而在保守的年代,迂腐的风尚常常把女性真心的袒露视为放荡,却把刻意为之的矜持当成了端庄。殊不知,就是在紧身衣和束腰带的裹缚之下,多少女性青春的火焰就此熄灭。《美丽陌生人》描写了一位受礼俗戕害的少女,在男权至上的社会环境里,她注定只能成为男人调笑的对象:“加入他们那虚假的狂欢/庆典、猥亵的影射。”为此,她不得不裹颈束腰。本应自然绽放的生命之花就这样横遭阻遏。诗人不禁为她的命运叹息,可是庸常的礼俗是世人头顶的一张无形之网,有多少人能躲开它的纠缠?扪心自问,诗人自己也何尝不是礼教的牺牲品,甚或是甘心的奴仆呢?“此刻,我抛开了/那些仪式、面具、舞会上的泛光灯了吗?对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他能做到感同身受,其悲天悯人的品质于此可见一斑。

除了这位不知名姓的少女外,还有好几位普通的亡人都成为诗人哀悼的对象:一位沉默寡言的俄国军官,因思想矛盾而开枪自杀;一位颇有创作天分的同窗女友,死于险恶的命运之手。诗人此时似乎站到了普通人的一边,可他也清楚自己跟他们在知识储备、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方面终究还是有差别的。米沃什从小就有与众不同的精英意识,这主要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的故乡维尔诺曾是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在他的童年时代,其地风景迷人,民风淳朴,文化气氛浓厚。农民一般说立陶宛语或乌克兰语,而身为乡绅阶层的米沃什说的却是波兰语,语言成了身

份贵贱的标志。后来立陶宛被苏联侵占，古老的文化被破坏，他这个庄园少爷也自然降级成为平民。西川认为，“在他对维尔诺的忠诚里，看来也包含着他对后来在共产党波兰消失了的旧时代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怀想。”（米沃什：5）这个说法很中肯。米沃什骨子里的精英情结，让他很难混迹于下层的民众之间。普通饭桌上的食客们所热衷的是闲言碎语，这令他感到乏味至极。他们不会同他讨论叔本华，甚至把他的多思善辩错误地归咎于脑子出了毛病。《《优势》》他们哪里料到，诗人小小年纪就目光敏锐，心思细腻，一眼就能辨出表象与实质之间的裂隙。他看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不禁要问：对死者的哀悼，有多少人是真正地发自内心？也许不多。故人的离去并不会让活着的人感觉多么悲伤，更多的人不过是在履行一项世俗的礼仪罢了。“成年男女领着送葬队伍，陷入了愚蠢的谈话。”（《笔记》）与众人在智识上的不平等让诗人非常矛盾：一方面他“自认为比他们强”，另一方面他告诫自己不应该鄙弃他们，因为“对立，在我与他们之间，似乎是不道德的”。（《神学论文》）

在追忆亡人的篇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篇名为《学徒》的组诗。在这首长诗里，诗人缅怀的是他的精神导师，即比自己年长三十岁的远亲表哥、同是诗人的奥斯卡。奥斯卡也出生于立陶宛，他的诗作形象地描绘了故乡的风物世象，这也许暗合了米沃什对于故乡早年的想象。米沃什这样写道：“近旁的白俄罗斯农民面颊凹陷，/他们不怀好意的神情倏忽而过。/痛苦衰弱的犹太人。/他们的女人有着女巫一般的眼睛，/裹着纱巾，身体扭曲。/生养让她们身心交瘁，如同牲口。”奥斯卡通晓多种语言，可自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移居巴黎，一生主要是以法语创作。米沃什对他的赞扬毫无保留，认为“这个人的传记，在我看来，/跟圣人、预言家的一样重要”。奥斯卡跟米沃什一样，都痴迷于神秘主义思想家和密茨凯维奇，创作了很多关乎人类起源

奥秘的宇宙诗。在对奥斯卡的作品长期的阅读中，米沃什发现奥斯卡的时空观，与差不多同期出现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谋而合。米沃什对奥斯卡推崇备至，认为他比自己更有资格荣获诺贝尔奖。可惜奥斯卡卓越的诗歌才华和预言家般的洞察力，在西方、甚至在法国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是不想让一位大诗人的作品就此淹没，他在诗歌的正文后面添加了繁复的注释，希望借此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成就。读者对这样的体例也许感到不大习惯，因为正文和注释里出现了众多的专有名词，不少源自奥斯卡的家谱和立陶宛的地方志，涉及偏僻的地名、名不见经传的人名，不时出现的拉丁文、法文、波兰文和立陶宛文等多种语言。组诗的前七部分，主要是简介奥斯卡的生平，其史料价值大于艺术价值。后两部分，米沃什阐述了他们在哲学思想、尤其在诗歌观点上的传承关系。诗歌应该保持自身的尊贵，绝对不能被俗念愚行所玷污：“崇高，不许名利贴身，/会长存常新，代代延续。/因为就思想而言，伟大的魂灵会不断诞生。”米沃什辛苦的注释和真切的追思，最终能将在历史尘烟中的魂灵唤回吗？端赖世间用心的读者了。

米沃什的诗歌有众多的仰慕者，包括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希尼。后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米沃什与神话中的提瑞西阿斯和俄耳甫斯作比，认为他既是富有远见的预言者，又是抒情诗的圣手。（Heaney, 2002: 410）此言不虚。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俄耳甫斯与欧律狄斯》印证了希尼的评价：诗作感情诚挚，描写细腻，抒情色彩浓厚，一改从前的诗作中思辨过重的风格。携带竖琴的乐神为了寻回亡妻，来到阴府门口：“阴府门前。俄耳甫斯/弓着腰，站在路边的石板上。/风曳着他的上衣，卷过层层雾浪。/树叶摇动。阵浪过后，/车灯忽明忽灭。”诗人沿用了神话的情节，可增添了很多想象的细节。闪烁的车灯、错落的电梯、迷宫般的走廊，让人觉得冥界与

人间无异。然而喑哑的混沌、干枯的梨树和苹果树、瘤结的细枝等等，分明又在暗示我们那是只有地狱才有的景象。可从嗒嗒的便鞋声以及他醉心的吟唱中，让人觉得俄耳甫斯不过是诗人假托的一个名字而已。诗人的灵魂仿佛在半睡半醒之间，离开了躯体，踏上了寻找亡妻卡罗尔的路途。在另一篇纪念性的文章里，希尼回忆自己在克拉科夫看望米沃什的情形，

我有幸在他的寓所两次拜会他。第一次时他卧床不起，身体不适，以致未能参加特地为他而开的座谈会。第二次，他安坐于客厅，面前是一具真人大小的铜像，那是她第二任妻子卡罗尔。卡罗尔比他年轻三十岁，2002年因突发癌症去世。他在房间一侧，与另一侧的铜像相对。老诗人凝视着铜像及周围的一切，他的眼光仿佛来自彼岸。（Heaney, 2004）

朝夕相处的伴侣如今已飘然逝去，诗人备感惆怅，此时他想起了她先前的话：“你是个好人。”黑夜中他带上竖琴，摸索着通往冥界的通道，终于见到了心爱的人。在征得了冥后放行的许可后，他们踏上了返回阳间的路。然而，他顾虑重重：“一个问号从他心里弹出，/缠住了他，犹如冰冷的旋花。”顾虑并非多余，待他回头时，她却已不见了身影。此时，天已明，人已醒。重失爱妻的悲痛让他放声呼唤：“欧律狄斯！/没有你的安慰，我如何活下去？”米沃什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个“狂喜的悲观主义者”，这听上去像是个悖论。人世随处可见的不义、灾难和死亡让他心生悲观的情绪：“无法理解。/你怎会创造这样的世界：/人心疏远怜悯不施，/魔鬼交媾，/死亡木然守着时间。”《斯威利勒斯神父》然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同这些不幸抗争。正是在抗争中，我们得以彰显人性的伟大，获得审美的愉悦和宗教的抚慰。爱人已远走，可生活还要继续，俄耳甫斯想起了他先前曾用竖琴演奏过的大自然的美丽：“接着飘来了香草的芬芳，蜜蜂的嗡营。/他躺下睡着了，脸颊贴

着/煦暖的大地。”

诗人说了很多，写了很多，可他知道，语言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永远都填不平：“从言语到无言的诗句，相隔何其遥远！”“如同卢克莱修那样描述宇宙。/可近来纠葛丛生。/字典里的词汇太少，/我只能像伽利略那样描述世界：/地球仍在运转。”（《笔记》）令读者感到庆幸的是，他没有一味地抱怨语言的乏力，更没有堕入语言的能指游戏中。语言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如同真理，它也许只能接近，不能参透。米沃什曾经将诗歌定义为“热切地追求真实”。诗人毕其一生，都在向世人吟唱真实的品质和力量，其卓绝的诗艺和深邃的思想让他无愧于俄耳甫斯的美名。□

参考文献：

1. Heaney, Seamus. "In Gratitude for All Gifts." *The Guardian*. Sept. 11, 2004. <http://books.guardian.co.uk/review/story/0,12084,1301022,00.html>.
2. —. *Finders Keepers: Selected Prose, 1971–200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2.
3. Miłosz, Czesław. *A Year of the Hunter*. Trans. Madeline G. Levin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
4. —. *New and Collected Poems*. Trans. Czesław Miłosz and Robert Hass. New York: Ecco, 2003.
5. —. *Second Space: New Poems*. Trans. Czesław Miłosz and Robert Hass. New York: Ecco, 2004.
6. —. *To Begin with My Streets: Selected Essays*. Eds. Bogdana Carpenter and Madeline G. Levin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7. 米沃什：《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FOREIGN LITERATURE

BI-MONTHLY, NO. 5, 2008

Editor: HU Wenzhong Associate Editors: JIANG Hong, MA Hailiang

Selected Abstracts

FANG Hong **Joan Riley and the Unbelonging Black Migrant Woman** 3

Joan Rile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black British women writers. Her fiction has attracted much critical attention. Among her novels *The Unbelonging* has a unique place as the first novel by a Caribbean black woman writer that focuses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a Caribbean black migrant woman in post-war Britain. By depic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domestic violence that the main character Hyacinth Williams has undergone, Riley criticizes the idealization of the diaspora, and points out that as far as black women are concerned, the traumatic migrant experience has detached them from their host country. Meanwhile,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otherland is not based on reality either. As a result, they become cultural in-betweens.

YOU Quan **Not Only Playing Games: Jean Echenoz and Au Piano** 15

Jean Echenoz, winner of many award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French literary world. In his earlier stage, he created works making use of all types of conventional literature styles, playing games with their rules. *Au Piano* is his first novel after he gave up his game-playing style, in which he depicts the sad destiny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modern world by a ghost story of fantasy. However, his characteristic satire and humor keep undercutting the tragedy of the novel, while some names of places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give the novel a strong sense of nostalgia.

MEI Shenyou **On Milosz's The Second Space** 27

The Second Space is Milosz's posthumous work.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is collection of poems has won increasing acclaim from critics and readers alike. With deep concern for Polish people and humankind as a whole, he reflects on the past, honors the dead, and yearns for the lost heaven. As a bold and candid poet, Milosz has no misgivings about exposing his own foibles, especially his ambivalent attitude toward religion. His orphic voice has confirmed his status as a major poet.

CHENG Hong **The Immortal Instant - Memory in Nature Writing** 37

Nature writers are not only the writers of Nature, but also the literary psychologis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memory has played in nature writing, for example, how the individual memories are woven into collective memory and further into cultural memory, and how these memories influence nature writing and people's values and behaviors.

FAN Jieping **The Views of Elfriede Jelinek and Robert Walser on Literary Subjectivity** 43

The intertextuality and parody found in Elfriede Jelinek implicate an aim with no intention of its own. Right in Robert Walser's textual body, Jelinek extends Walser's view that the literary subject should be given up. By a d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ubject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Jelinek attempts to display Robert